



作为早在“榕树下”从事网络写作的作家，萧南的小说很好地打通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壁垒。从我认识他那一年算起，他一直在尝试着改变，从校园青春文学到历史小说，再到这部哲思小说，最终实现了一个作家从最初的试探性写作，到今天的成熟性写作的转变。身为公务员的萧南，平日里

在忙于公文写作的同时，还能兼顾文学创作，实属不易。当然，他能在公文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也恰恰折射出他具备优秀作家的品质。

在作品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地吸引了我，“本书是寻找爱和希望的故事，也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哲思小说。”“爱与希望”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早已司空见惯，但将其与“一带一路”融合

的写法，尚属凤毛麟角。事实上，这是一部探讨旅行的小

说，也是一部寻找生活之镜的小说。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过，“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从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旅行意味着去他乡寻找更多可能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压抑、焦虑的时代，许多人会选择旅行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沿途的风景是可以治愈焦虑的，可以将个体从自我的精神困境中解放出来。小说中呈现了三重焦虑：其一，顾之风背负着精英阶层的存在主义焦虑；其二，安琪承载着原生家庭破裂的情感创伤；其三，张露则隐忍着与九色鹿传说相关的精神执念。不难想象，背负着精神压力的他们，在“一带一路”上相遇，绝非偶然，其中隐含着某种文化必然。

公路小说通常以主人公在公路上的旅程为主要情节线索，通过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事件以及遇到的人物来展现故事。它融合了旅行、冒险、成长等元素，强调在路上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思考。《风之语》通过主人公顾之风与五岁女孩安琪的跨地域旅程，试图在奔驰的越野车与散落的文化密码之间，找到“公路世界”的文化要义与历史图景，进而完成一场关于文化寻根、人性救赎与文明对话的深刻探索。从大的方面而言，《风之语》以个体观看的角度，审视丝绸之路历史基因的当代密码，同时也在回应全球化语境下个体生存的困境。

书中作家写道，“旅行，是心灵流浪的一种方式；它是孤独者的选择。”的确，旅行恰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它以动态的方式诠释生命内部的张力，来缓解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是寻找乌托邦的可能性路径。小说采用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注重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的互补，如此一来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所遇到的戈壁的荒凉、草原的辽阔、古城的斑驳，作为反思现代性困境的双重镜像。尤其是五岁的安琪，以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看待世界，成功消解了成人的生命之重。她对“太阳那边”的追问，对九色鹿救赎逻辑的困惑，形成对成人理性思维的温柔解构。当她用稚嫩的声音，轻声哼唱《龙的传人》，此刻的童谣不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文明基因代际传递的声波载体。在她眼中，九色鹿并非单纯的神话图腾，更代表着那些没有被功利主义侵蚀的纯真信仰。无疑，作家恰当地使用了儿童视角，其目的是使这次旅行的意义变得更具乌托邦意味，同时也以轻盈的姿态将“一带一路”沿线的历史厚重落地，这样使得成人视角下的污浊、苦难、悲悯变得轻盈而自然。

诚然，《风之语》的深层价值在于对现代文明病症的诊断，在于个体对自我的救赎以及灵魂的洗涤。顾之风对“鲁滨逊式自由”的向往与张露对九色鹿的执着追寻，无不折射出他们对理性社会的无声反抗与对生态伦理的渴望。在小说内部，作家注重细节的描写，多次提到敦煌月牙泉的水位下降、草原塑料地膜的风化、深山老林的过度开发等现象，意在制造一种现实的粗糙感与拒斥感。现实与理想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生态之殇，跃然纸上，发人深省。

小说以“寻找九色鹿”为主要线索，串联起“一带一路”沿途的历史遗迹以及当代图景，重构了“九色鹿”的当代意义，使得“九色鹿”更具神秘色彩的同时，凸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同时，作者通过巧妙地设置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汽车爆胎、误入警局、牧场狩猎等，很好地衔接起整个故事链条。

作品独特的叙事架构，在公路小说的形式中注入了深沉的文明忧思，彰显了一位优秀作家现代性审视的能力。毫无疑问《风之语》中这场跨越地理与心灵的旅程，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艺术化解读，也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局的回应。杰克·伦敦曾指出“我写作的目的是表现人生，并尽我所能将其表现得生动真切。”我们相信，萧南的写作一定是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以及那些无法释怀的旅行之梦。他在不断地挖掘隐藏在“物”背后的世界，力图在文明褶皱中找到自我的精神图腾以及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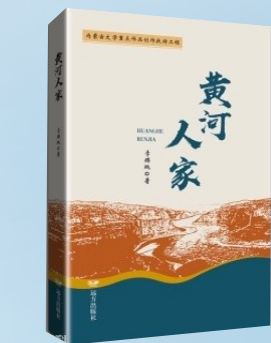
读书·鉴赏

推阅书单



▼《我是一棵树》
▼肖龙 著
▼作家出版社

城里与乡村，现实与梦想，故事与真实……小说在多维度时空里展开，采用新颖的结构、独特的叙述方式，多线索多视角同时推进，讲述了一群在城市的各阶层打拼的青年保护挖掘传统驿站文化的故事，及其以大山为依托的长辈走出丛林、走向现代文明生活的艰难过程。



▼《黄河人家》
▼李櫻桃 著
▼远方出版社

小说通过黄河岸边几个小人物的奋斗经历，反映出黄河儿女始终视黄土地为根，视黄河为母亲的这种无法割舍的情结。在与黄土地、黄河水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让自己也成为黄土地和黄河水的一部分，从而萌生了保护黄河生态环境和传承发展“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的自觉意识。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郭岩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西辽政权的建立者耶律大石的成长为主线，以天祚帝耶律延禧的昏庸无能、是非不辨和朝政方面的错乱情况为副线，并配耶律大石与萧塔不烟的爱情为传奇看点，在历史发展的叙述中塑造了耶律大石仁厚忠诚、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英雄形象，全面展示了大辽朝政走向衰落的历史脚步和耶律大石成长为西辽帝王的跌宕经历。

据《呼和浩特日报》

最早接触晓角的文字，是她的一组散文《我的动物世界》。这组散文与其说是写动物，还不如说是写她自己，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和磨难结伴而行的滋味。特别是《小猫白虎》，更像作者的童年自传，孤独，脆弱，又顽强。“村里没有小孩子，我走进人群中像走在林子里”“我是人，一颗童年的心好像经历了一生”“它们和我一样，在村里寂寞地活。”……很难想象这些文字出自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之手，尚在花季年龄的她似乎很苍老，洞察动物的凄惨一生，让人悲悯又无限怜惜。

晓角的散文有诗情，《我的动物世界》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瞬间体验，动物由生到死的过程，也是她生命意识觉醒的过程。

晓角的作品不多，最近又读了她的几首诗，与散文的写实不同，虽然她的诗歌也在传递生活的磨难，但意象更集中，思想也更深刻。

如《狼毒花》：村里的月亮再生病/我们就和土屋住在一起/农妇，女儿/走路，出门，回来/日复一日……‘农村、妇女、命运，我把这三个词连缀在一起，就可以想象晓角的生活。但一成不变的生活浇灭不了她希望的火苗，青春的激情，就像狼毒花，在整个夏天红白分明。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是让人绝望的生活，但作者并没有意志消沉，所以，当她看到漫山遍野的狼毒花时，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重新来反思、来审视。“村里的月亮再生病”，可见，此时晓角已经从阴郁的状态中走出来，她不再自怨自艾，不再抱怨生活的残忍，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接纳着生活。

人们常说，诗是心灵的歌唱。即使是面对境遇不堪的现状，情感也必然要在某种困惑中寻找解脱的方式。我想，这也许就是晓角为什么热爱诗歌的一个理由了。诗性的生长往往是一个人对客观矛盾的不断挺进，在忍受痛苦、自我扬弃的过程中走向一个更高的人生起点。有目标的人生就不是灰暗的人生，看到红白分明的狼毒花，似乎是一种暗示，更是一种自况，诗歌的思想境界自然而然地被拔高了。

《三天过完十六岁》是刊发于《中国校园文学》的一首诗。

“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六条沟的山路”，这首诗想象奇特，构思精巧，字里行间充满她对于父母的爱意。

“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草、骏马……”作者的孤独感被放大，她在自然界中寻找着情感的寄托，精神的寂寞必然伴随着灵魂的守望。面对生存的意义和对死亡的感知，作者作为一个独行者在发问：“我是路上的长生天”，“我”真的可以做“我”的长生天吗？很大胆的譬比，其实生命的路径很简单，由生到死，既然“长生天”阻止不了死亡，那么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唯一能掌控自己命运的还是“我自己”。这首诗同样表达了作者的孤独、不自信，她对于世界充满了热爱，也满怀恐惧。十六年的时光很长，“看过荒草”“路过村庄”，苦闷和希冀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十六年的时光也很短，短到只有“三天”，让作者除了“彷徨”，只有“彷徨”，一个小女孩的情感世界跃然纸上。

晓角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而现实却是荒凉的。如她的另一首诗《口琴》：二十四只眼中/二十四双手一起吹动她/忽——嘟/忽——嘟/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卡门，春天，茉莉花/铜墙铁壁/却没有一段儿，一声/关于童年和呼吸……

口琴可以吹出美妙的曲子，而作者在这里想要倾诉的是，为什么“没有一段儿，一声/关于童年和呼吸”，口琴传递出来的不再是悦耳的音符，而是作者发自心底的声声叹息。诗性体验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来自生活的实践，原始情绪经过审美的过滤，上升为一种生命形态。作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失语”的童年，“卡在嗓子眼儿”难以倾诉的童年。晓角在渐渐长大，回首往昔，是她沉痛的思索。命运从来不曾顾恤，也从来不弃舍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成长环境，顺应、抗争、进取，积极健康的思想环境才更重要。

可以说，晓角是真正热爱文学的。她对文字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在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转化中自然流畅，不生涩，不做作。在诗歌写作中，诗的空间结构主要由语言的张力来构成。张力实际来源于写作者的内在情绪，内在情绪有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感性自由，所以在写作时要使外在事物合乎心灵的希冀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形。如“苦菜根”和“小路”的比拟，“夜躺在一枚落叶上”的想象，“春夏秋冬”和“双手”、“灵魂”与“落叶纷纷”的衔接等。

当然，作为一名文学创作的新手，晓角的写作视野还需要进一步开阔，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需要剥离开自我经历的叙述，走出“小我”的天地。艰难生活不仅仅是复述的对象，它更是推动生命意识觉醒的原始经验。

小荷才露尖尖角。晓角年华正好，锋芒初绽。祝愿晓角以书为友，以文为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文字与磨难结伴而行

●杨瑞芳

——读晓角的诗与文



读书·漫谈